



【岁月留痕】

当年我们就是七月高考

□许志杰

因为疫情,今年的高考与往年相比推迟了一个月。

其实,当年我们就是七月高考。1979年国家首次将全国高考时间统一在7月7、8、9日这三天,而这一时间一直延续到2002年,翌年改为6月7、8、9日三天。之所以将高考时间提前一个月,具体原因不太清楚,我想应该与天气有关。7月正是我国绝大部分地区气温最高、雨水最多的季节,气候的多端变化必会影响高考的顺利进行。尤其是那个时候的高温,对考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,真的就像当时学校写在宣传栏上的口号:战高温、斗酷暑,坚决打赢七月高考仗。那时候的高考不是每一所高中都设考点,尤其是乡村学校,一个县就设几个考点,按就近分配考点的原则,将周边考生集中在一起考试。离考点远的考生就住在设立考点的学校,离得近的考生每天要从家里赶往考点,如果赶上极端天气,出现意外的可能性就非常之大。而6月相对好些,雨季未到,天气还没进入最高温季,对考生和应对高考诸事都有所帮助。

当年高考,我所在的潍县九中没有考场,需要到近二十公里外的涌泉公社驻地潍县十八中参加考试。这事放到现在就不叫事,个人或者学校统一在考点周边租个旅馆,吃住全解决了。二十公里开车也不过十几分钟,即便不住旅馆,家长来回接送也相当便捷。但在当时这就成了大事,公社驻地没有旅馆可供食宿,此其一;即使有,考生也拿不起每晚好几块钱的旅馆费,此其二;其三,从我们学校到考点没有公共交通工具,最高级的是骑自行车,没有自行车的只能借,借不着的就请骑自行车的同学带一段路程,实在没办法的就只能步行赶路。

我的家庭条件相对好些,有自己上学专用的自行车。临考试前几天回家,母亲还给了我20块钱,专门用于高考期间的各种自理消费,比如买个肉火烧吃、买支消暑的冰棍,实在靠不住了就去公社驻地的小饭馆吃一顿。总之,这20块钱就归我了,愿怎么花就怎么花,结果直到考完试回家,一分钱未动,那时候有点视钱如命,没有特殊情况是不敢随便花钱的。哥哥为了让我能看着时间考试,做到心中有数,还把自己心爱的英纳格手表撸下来戴到我的手腕上。同样,哥哥的手表我也没怎么敢戴,一来表链子太长,我当时细小的手腕根本拢不住,怕一不小心手表溜之乎也;再者那时候人小胆子小,戴一块那么好的手表,有露富和显摆的嫌疑,被人盯上就毁了。所以手表一直放在裤子口袋里,需要时就偷偷拿出来看一眼,立刻再装进口袋,唯恐别人看见。

考试的头一天,就是1979年7月6日下午两点,我们一行六七十人在带考老师的引领下,骑着自行车从学校出发,浩浩荡荡向着考场奔去。那是何等的阵势,虽然没有声势浩大的送考队伍,没有助威的鞭炮声和祝福的呐喊,但是,当我们踏上那条崎岖不平甚至是泥泞不堪的路程,那份充满青春无敌的自信和憧憬大学美梦的纷飞,依旧在这支赶考的队伍身后留下感动、自豪,现在想来,其实还有更多的伤感,还有更多的悲壮。有的人沿着这条小路,走向自己理想的远方,鲲鹏展翅。有的人不得不沿着这条小路回到起点,有的人还不止一次从学校到考场再到学校,最终也未能见到自己上大学的心愿,成为不尽的遗憾。

一个多小时后,我们赶到考场,办理完相关手续,老师带着我们去踩点,诸事顺利,只待明天大幕开启。可是,到了傍

晚,在学校食堂吃罢晚饭,突然想起我们晚上住在哪儿,便去问带考老师。老师笑了:不是带着你们看了吗?考场就是宿舍,每个人桌子上的考号就是你的床号。然后他强调,晚上6点以前不许进入考场休息,早上6点以前必须带着自己的所有行李离开考场。这是一件让我感到有些意外的事,来之前虽然没有问及食宿问题,心里却坚持认为会吃住在学校,因为低年级学生都已打道回府,腾出教室和宿舍、食堂供考生使用。没想到的是除了我们学校,还有周边的两个公社的考生也集中在此,原本一所规模不大的高中宿舍难以容纳全部考生,只得让女生住在学校宿舍,男生一部分住在考场,一部分安排在一个尚未竣工的小型体育馆内。这时候想起我伟大的母亲了,她虽然没有料到晚上会住在考场的桌子上,但说了一句“人家宿舍也不会把铺盖留给你”,硬是塞到我书包里一床薄褥子和床单。尽管在一张硬邦邦的书桌上睡觉怎么也不会舒服到哪里去,但有这床薄褥子打底,再盖上床单,蒙头盖脸,挡住蚊子的轮番骚扰,头一天晚上的觉睡得还算可以,基本保证了第二天上午8点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考试中。

第一天的考试很顺利,然而想起晚上又要睡在又狭小又硬的书桌上,有点怵头,就开始琢磨有没有更适合晚上睡觉的地方。终于发现一处在建的房屋闲着,里面还有一些脚手架、麦秸什么的,完全能够应付剩下的两个晚上。到了晚上9点快关灯休息之时,我们三个同学就悄悄地溜到那个在建的房屋,开始动手搭建巢穴。大概是带考老师晚上查夜时发现我们几个不在,也有被其他同学告密的可能,就在我们刚刚躺下,准备好好享受一下宽敞大床的幸福时,老师来了。他没说什么,我们几个就乖乖爬起来跟着回到了白天的书桌、晚上的睡床。

人真的是没有吃不了的苦,就是在这样有点不可思议的艰苦环境中,好像没听见哪个同学抱怨,大家除了坚持,就是偷偷去寻找更适合自己生存的环境。即便之后被老师识破,也会感到一个有归属的人所享受到的快乐,一点不快也没有,更没有埋怨和悲伤。晚上躺在和自己的骨头一样坚硬的书桌上,翻来覆去难以入眠。记得那是一个清凉月明的晚上,教室里的灯已经熄灭,明媚的月光躲过婆娑游弋的柳叶,洒在我们考场兼旅馆的教室用旧砖头铺就的地面上。此时,教室很寂静,整个校园都很寂静,连微风吹拂树叶摆动的轻微摩擦声都能深入耳中。不知道这个时候的同学们在想什么,大概其他同学也在猜我在想啥。为了备战这次高考,同学们凑到一起复习功课,有的一年,有的两年,而我是第三次出战,各种压力,个中滋味在心头。艰苦的考试条件不足以构成我们往前冲的任何障碍,不要说睡在书桌上,就是天当被,地做床,只要拿出成绩,一切定会烟消云散。之后多少年,当年一起参加高考的同学说起这事,感慨万端,唯独没有抱怨。

1979年的高考相较于前两年有些许变化,最大的变化就是除了必考的语文、数学、政治、历史、地理(理科是物理、化学),加了一门英语。这是一门可考可不考的科目,满分也只是加10%,就是考100分只有10分计入总成绩。第三天上午考数学(理科考物理),下午考英语。我们同学没有报考英语的,上午考完即骑车离开各自回家,等待张榜录取。

感谢40年前睡在书桌上的三个晚上,它让我后来无论睡在席梦思软床上,还是硬茬子的木板床上,从未失眠过。

□王兆贵

蝉这小家伙,老黄县话并不叫知了,而叫“蝈蝈”。清代著名训诂学家、山东栖霞人郝懿行在《尔雅义疏》中写道,由于方言不同,各地对蝉的发音也不同,“今黄县人谓之蝈蝈,栖霞谓之蝈蝈,顺天谓之唧唧,皆语音之转也”。

记得我在乡下时,曾到老家南园的梧桐树下,仔细观察过一只蝈蝈猴蜕变为蝈蝈的全过程。这天一大早,由于头天夜里下了一场透雨,菜园里土壤湿润蓬松,正适合蝈蝈猴从地底深处钻出地面。经雨水洗刷过的地表平整无痕,一只学名为若虫的蝈蝈猴破土而出,笨笨地爬上梧桐树干。停稳后,背部开始裂开一条缝隙。先是伸出两只探头似的暗红色眼珠,接着露出盔甲似的深蓝色背部,然后,战袍似的浅黑色羽翅也清晰可见。待到完全褪去丑陋的“外套”后,便伏在树干上一动不动了。看样子,它是在做脱壳后的短暂休息,其实是在等待身体曝光、吸氧后的钙化。因为这时它的身躯还很柔软,翅膀也未变硬,还不具备飞翔的能力。一旦钙化完成,全身都变得硬朗起来,漆黑锃亮的“飞将军”就可以披挂上阵了。只见它轻松地爬向高处,伴随着一声啼鸣跃身而起,开始了它生命的新旅程。

一声试啼梢头发,便向人间告夏至。等到树上蝈蝈多了起来,独吟就会变成和鸣,有高音,有低音,有节奏,有起伏,那气势不亚于一个大型合唱团。它们总是有规律地发声,受惊动后会戛然而止。天气越是炎热,它们叫得就越欢。待到秋风凉起来,它们也悄然告退。因此可以说,除了野地里的叫乖乖(蛴螬),蝈蝈就是最具实力的盛夏代言昆虫了。

【生活直击】

夏日话蝈蝈



年少时,对蝈蝈了解不多,多的是抓蝈蝈的乐趣。抓蝈蝈的法子很多。可用丝网罩,可用麦胶黏,可用马尾勒,还可以用篝火诱捕。丝网是捕捉昆虫的常见工具,制作与操作简便,自不待言,后几种方法恐不多见。

用马尾巴上的毛做成可松可紧的套子,绑在竹竿梢头勒蝈蝈,可是个技术活。由于马尾巴上的毛纤细光滑,蝈蝈即便被触碰到也不会警觉飞走。这样一来,你就可以凝神静气,稳住竹竿,将马尾套对准蝈蝈的翅膀,向上一推一甩,勒到其外翅根部,这只蝈蝈你就逮定了。

用麦胶黏蝈蝈这个土办法,原以为是胶东特有的。当我读过庄子后方知,早在两千多年前,我们的祖先就用这种方法捕蝉了。他老人家讲的那个“佝偻承蜩”的寓言,用的就是这种方法。将一捧晒干的麦粒含在口中反复咀嚼成稠糊状,放进水中淘净麸皮,黏黏的麦胶就做好了。然后把麦胶捏成球形,沾到竹枝梢头,插进竹竿顶端塞紧便可。麦胶的黏性很强,可以保持较长一段时间。蝈蝈一旦被黏住翅膀,无论怎样挣扎,都难以逃脱。

待到夜幕降临,最好在月光的黑夜,找一棵不生毛虫的大树,在树下点燃一堆篝火,然后摇动树干,被惊动的蝈蝈便会纷纷扑向火光。蝈蝈夜盲,落到地上就飞不起来了,只能原地打转转,任凭你手到擒来。

事实上,蝉的资历比人类还要古老,早在人类出现之前,蝉就开始在大地上飞歌了。蝉也有族类之分,那种个头较大、躯体壮实的红眼蝉最为常见。除了靠羽翼摩擦发声外,雄蝉腹部还有明镜似的鼓膜,如同响板一样奏出高分贝的音量。为了吸引异性,它们必须像男高音一样拼命歌唱来求婚。雌蝉在“音乐之声”的诱惑下,慢慢地向雄蝉靠拢,风流过后会把卵产在树枝上,幼虫孵出便掉落到地上,钻进地下深处,潜伏在树根上吮吸营养。待到几年后的夏天,它们又从地下钻出来。

北美有一种周期蝉,发育过程非常缓慢。幼虫蛰伏十七年后才钻出地面。得见天日后,大约只能存活一个月时间。在这短暂的时光里,它们要补充营养,增强体能,还要高度警觉摆脱来自天敌和人类的捕杀,尤其是要抓紧时间完婚和产子。完成传宗接代使命之后,周期蝉便会悄然告别生命之旅。这引起了很多生物学家的浓厚兴趣,至今还没有给出被一致认可的答案。但它们那种周而复始、繁衍生息的顽强精神,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在周期蝉的一生中,十七年的漫长等待与一个月的生命绝唱,让我们真正感悟到,什么叫甘于埋没,怎样才算耐得住寂寞,如何在有限的光阴中唱响生命之歌。